

VI • 開出璀璨的 現代繪畫之花

陳德旺畢生的追求，

為了瞭解「什麼是畫」四個字。

他以〈野柳海邊〉探討繪畫的平面性問題，

「玫瑰與靜物」系列畫作，由凡眼進入靈眼，

從物質世界的推敲，逐漸涉入魂的冒險。

陳德旺好學多聞，多方面吸收得來的知識，

漸次納入他那深如大海的繪畫思考與不盡情思之中，

在深植古典的基礎上，

開出璀璨的現代繪畫之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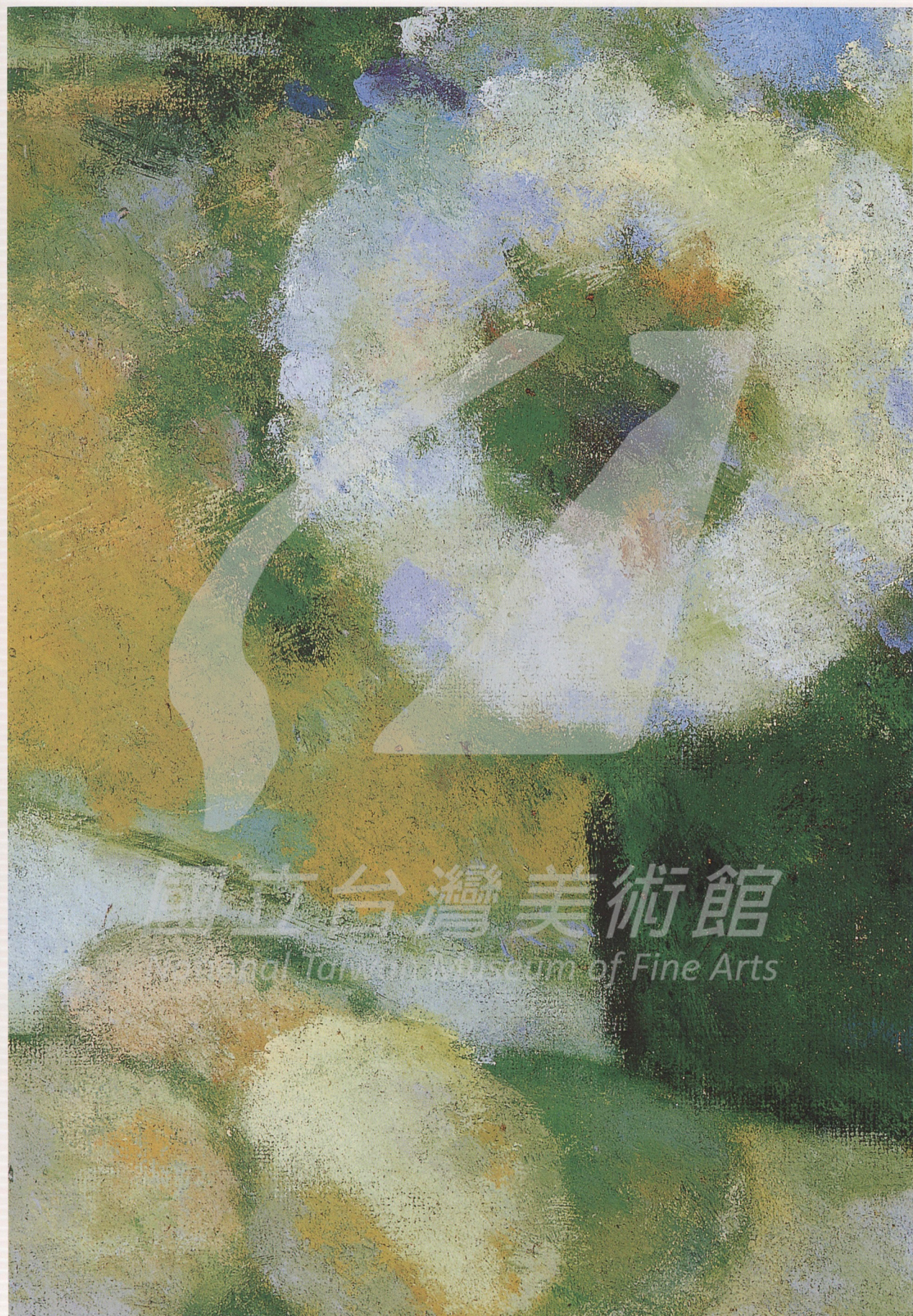
[右圖]

陳德旺小影（周文萱攝）

[右頁圖]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四，局部，全圖見P.153下圖）

1980-1984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最後一抹夕陽

【上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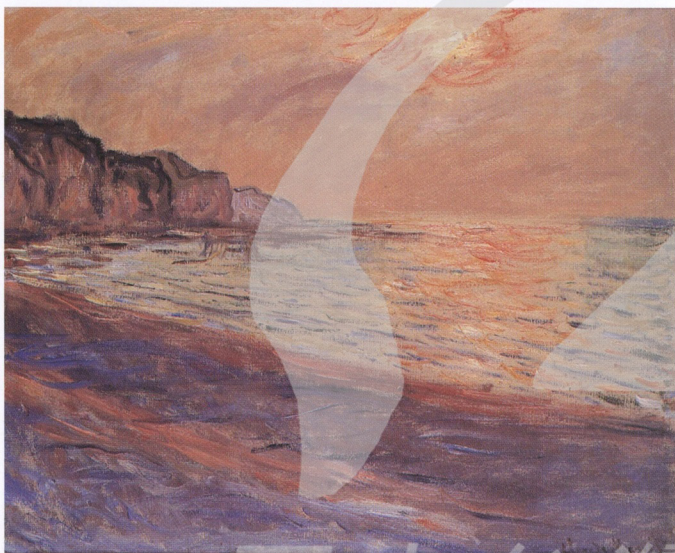
莫內

普威爾的海岸夕陽
1882 油彩、畫布
60×73cm

巴黎瑪摩丹美術館

【下圖】

1982年10月，陳德旺前往東京參觀上野公園西洋美術館舉行的莫內展。



當今的畫家，有畫廊、畫商幫忙推廣，經濟方面容易落實。陳德旺那一輩老畫家，經濟環境十分困難，廖德政道：「說起來，當時要賣畫，不像現在那麼方便，入選『台陽展』，由三水亭台菜館的老板王井泉介紹有錢人來買，買個一張……；也不是『買』，是『援助』，援助畫家，再由畫家送他一張畫。直到1978年，阿波羅畫廊開始營業，漸漸才有私人畫廊介紹賣畫。」

陳德旺碰巧搭上這班列車，1981年7月，他因胃腺癌住院開刀，維茵畫廊也於同年成立，開始積極推介、販售他的作品，也沒賣幾張，不過在經濟方面大有幫助。1982-83年，陳德旺由林長雄陪伴，赴日看畫，在上野公園的西洋美術館參觀了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繪畫展。看了那麼多的西洋名畫，返回三重老家，他打開門，大衣也顧不得脫，嘴裡嚷著：「讓我先看看我的畫！」眼睛往牆上掛的畫一溜，轉過頭來對著筆者笑道：「嗯，有好處！」自信滿滿。

職業畫家要賣畫，又不能想錢，腦子裡只能想畫、追求畫，陳德旺說：「今天（1983.9.27），畫廊的老板到我這裡來，一進門就說：『呃！那張畫再畫十張』，我又不是老練的木匠師傅。畫畫是一種感應，自己要追求什麼，還有很多未能明瞭的，如果還要研究這個櫃子怎麼做，木匠師傅別想討生活了，當

然他有一套。」

晚年的陳德旺自訴心情：「我到現在還在研究，沒有創作的心情。我覺得，每個人都有一套，我沒半套。」

陳德旺在紙片上寫著「什麼是畫」。窮其一生，他犧牲一切，在畫藝上奮進，只求了解這四個字。1984年8月14日，陳德旺告訴筆者：「唉！我現在想什麼？看書，畫畫。畫畫方面，如果有幾年時間，看看能不能畫幾張，嗯，幾張比較像畫的畫。不過，俗事要脫掉，萬一你想賣張畫，自己打破你精神上的純淨，你不能去想錢——要想畫。不過，人有多少時間無法知道，如果能有幾年時間，畫幾張畫……。」

陳德旺講這段話時，已經便中帶血，體力日消，8月22日，我們帶他到醫院檢查，醫生在上腹部摸出一個硬塊。9月27日住進醫院，院方斷為胰臟癌末期，已無法開刀治療了。12月3日清晨，陳德旺撒下他所摯愛的繪畫工作，「飲之太和，獨鶴與飛」。

陳德旺在1984年8月14日說出了心中的祈願：「如果有幾年時間，看看能不能畫幾張比較像畫的畫。」圖為陳德旺在調色板上擠顏料準備作畫。（周文萱攝）



〈野柳海邊〉，繪畫的平面性表現

現代繪畫兩項重要課題：「色彩表現」與「平面性表現」，陳德旺在「野柳海邊」、「玫瑰與靜物」系列畫作中，有不同角度的詮釋。

14、15世紀，義大利城市興起後，注重商業行為的資本主義大行其道，陪伴而來的是線性（單一）透視的發明，以及歐幾里德式空間系統的確立，這些系統經由凡·艾克（Jan van Eyck）兄弟，烏切羅（Paolo Uccello）等人廣為運用，而在佛羅倫斯的建築家、理論家阿伯提（Leon Battista Alberti）手中編成法典，畫家意圖在二次元的畫（平）面上，呈現三次元（立體）空間，此即所謂「雕刻性的立體表現法」。這一套法則影響近五百年，一直到了塞尚，一方面承繼，一方面打破這項黃金律，

陳德旺 野柳海邊（一）
1974 油彩、畫布
33×45.5cm 私人收藏



繪畫回歸二次元平面，出現多重透視問題。

所謂「平面性」，並非如紙張、剪紙一般的平面，精確一點講，應該是把大自然擠壓成平面，再妥妥貼貼安置畫面上，與畫布平面相互平行。〈野柳海邊（二）〉的平面性表現，從遠景梯形小山作觀察，可看出陳德旺細心地在簡單的梯形平面上，用「面」的觀念處理小山的小側面、頂面，以及正面的凹凸轉折，不止「石看三面」，兼顧及小山與天空的空間距離。

〈野柳海邊（三）〉梯形小山，山的感覺、厚度依舊存在，卻是以破碎的筆觸連綴而

【陳德旺在野柳海邊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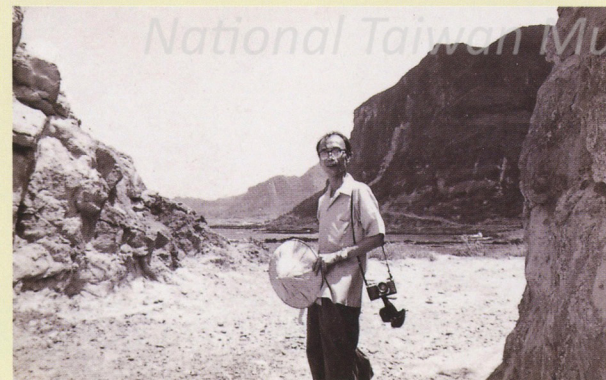
1956年，陳德旺與張萬傳到野柳寫生，大海、蒼勁的山岩與方整的建物，深深打動著他們，陳德旺拍了不少黑白照。約過了十多年，陳德旺才重新撿拾記憶，製作「野柳海邊」系列畫作。

他的目標並非「對景寫生」，而是繪畫意念的探討與試作。想要表現色彩，印象派的「色彩分割」過於瑣碎，無法滿足情感的強烈需求，陳德旺轉而研究「綜合主義」，綜合主義的主張，包含「形態的綜合」、「色彩的綜合」、「裝飾性」、「象徵性」；形態的綜合，當然會產生色彩的綜合，形成平坦而強烈的色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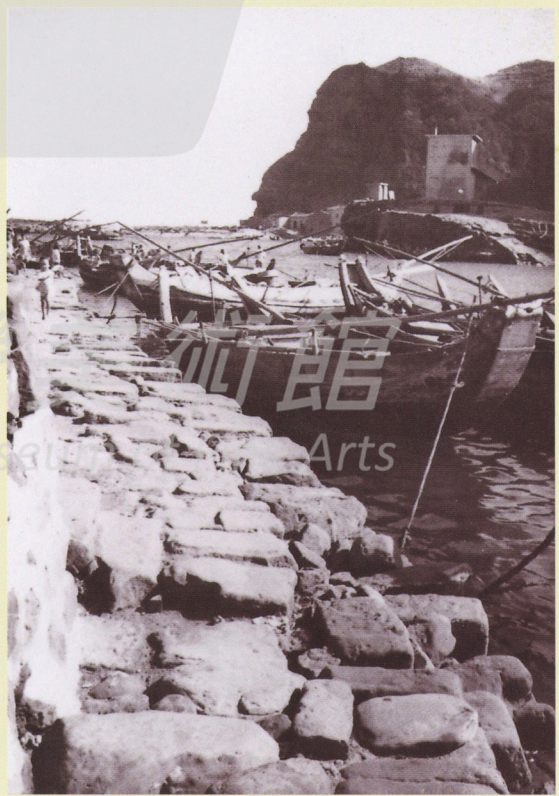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的〈野柳海邊〉，把自然簡化成幾個平坦的色面來製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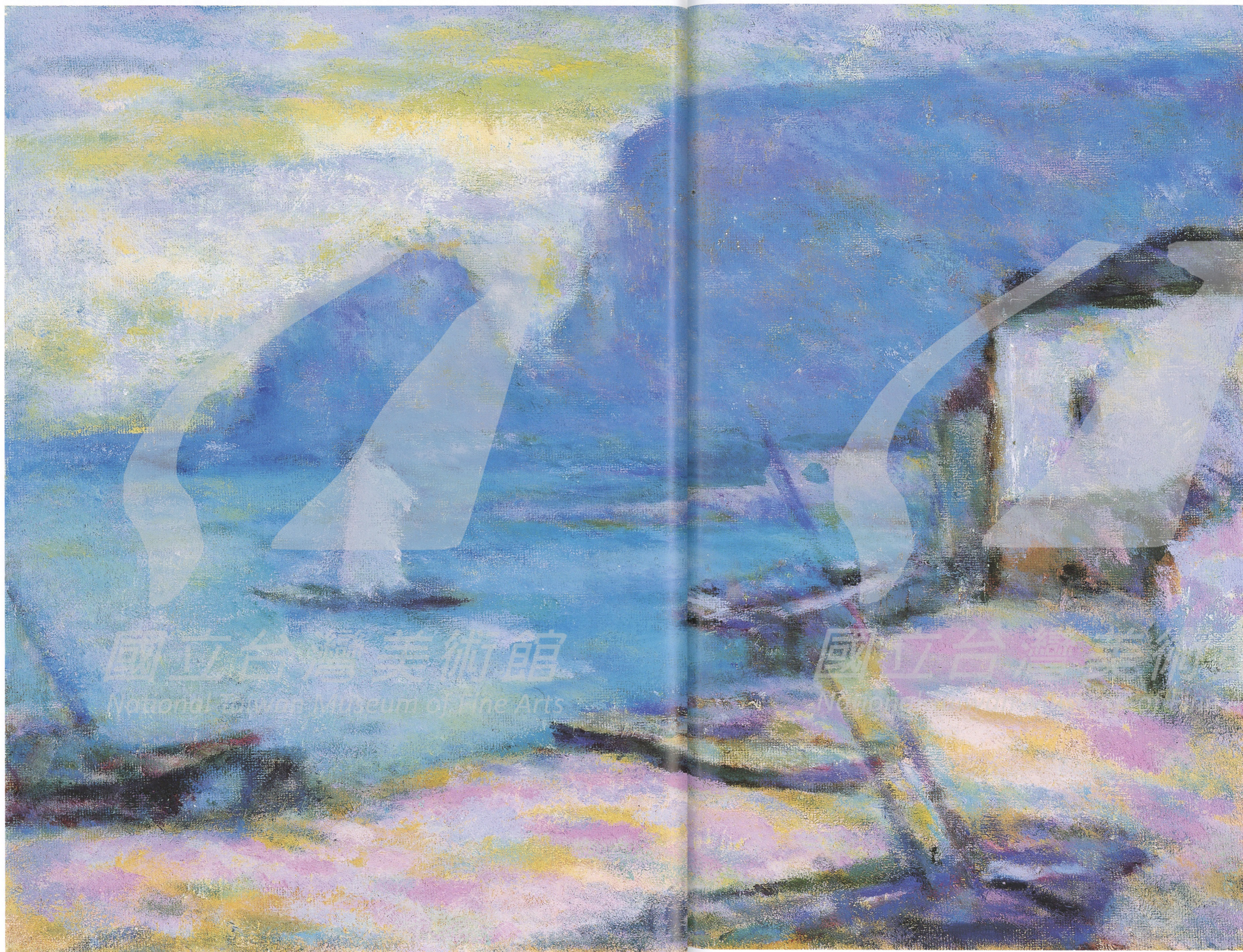
1956年，陳德旺（右）與張萬傳在野柳。



1956年陳德旺攝於野柳



陳德旺拍攝的野柳風景



陳德旺
野柳海邊（二）
1974
油彩、畫布
33×45cm
私人收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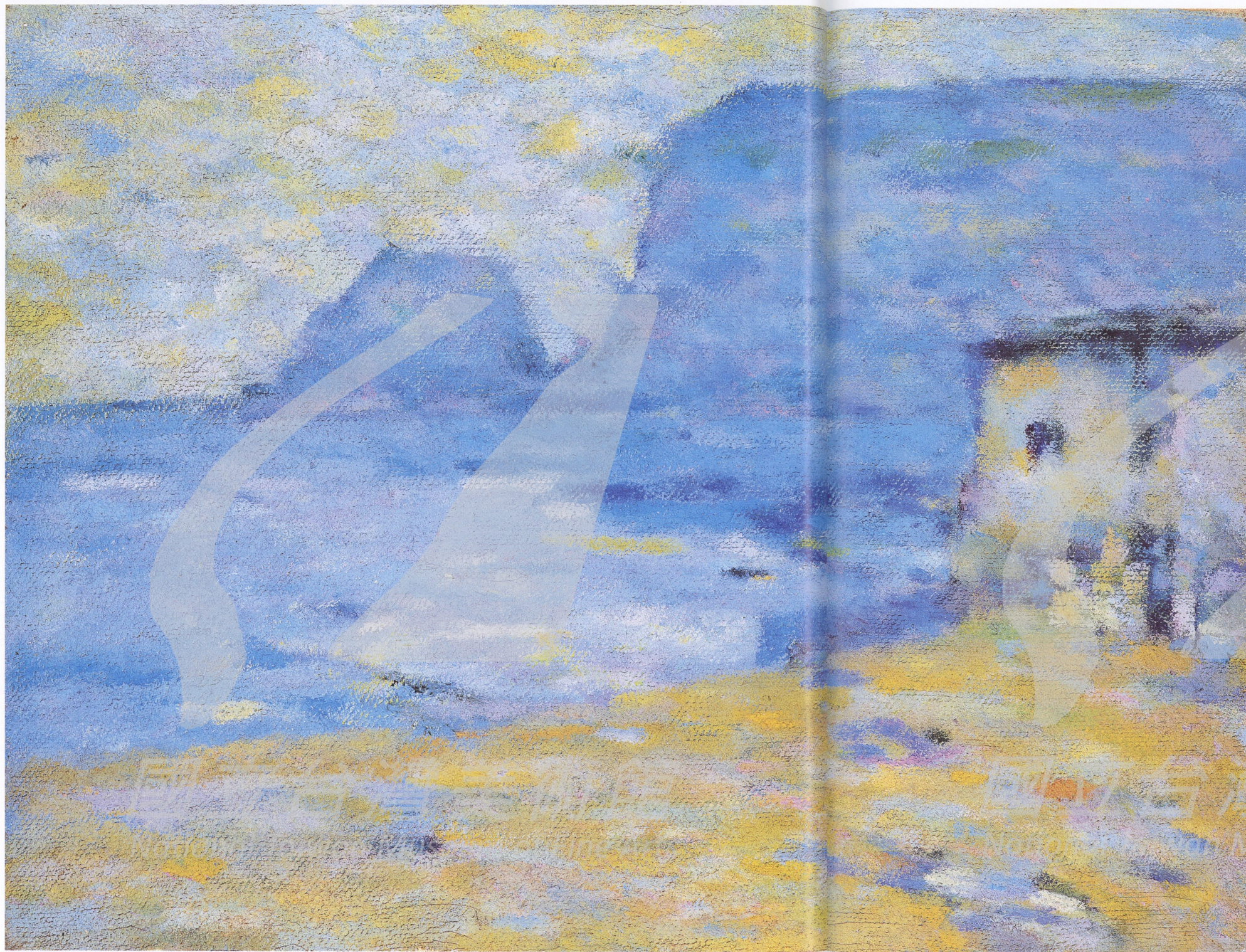
把〈野柳海邊（三·局部）〉拍成黑白照片，可以清楚看出整體調和與細密階調的驚人效果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陳德旺
野柳海邊（三）
1982-1984
油彩、畫布
41×53cm
私人收藏



陳德旺
野柳海邊（四）
1982-1984
油彩、畫布
33×45.5cm
林長雄收藏

成，沒有先入為主、概念式的山的框架，藉由筆觸虛實配置，色彩的彩度、明暗、寒暖對比，共組成山的實體，排除說明性成分，接近純藝術表現。

從〈野柳海邊（二）〉到〈野柳海邊（三）〉，小小一步，卻耗散陳德旺多少心血，他寫道：「老傳統的空間立體表現／平面化＝承認平面的畫面邏輯／我現在搞得很亂／希望後來人不要再闖入迷陣／走怎麼樣的一條路？」這一條艱辛之路，任誰走來無不叫苦，暮年的塞尚不也這麼記述：「我有一些進展，可是，為何如此遲緩，遭遇這許多困難？」

〈野柳海邊（四）〉梯形小山，山形再度出現，巧妙利用粗目畫布明顯的經緯線，以「織布技法」來敷塗顏料，產生色彩交織的多色效果，此種技法源自波納爾，陳德旺說：

「波納爾畫室牆上，常常釘了一些碎布片，碎布片的顏色是很綜合性的顏色，不是單純一色。棉紗有白的，有藍的，有黃的……種種顏色，光光一條紗就有好幾種顏色分布，織成布片，效果不是單純一色，非常美麗。」陳德旺好學多聞，從各方面吸收得來的知識，納入他那深如大海的繪畫思考與不盡情思中。



陳德旺
野柳海邊（五）
1982-1984
油彩、畫布
33.5×45cm
劉文煙收藏

〈野柳海邊（五）〉梯形小山扁薄如紙，又有相當厚度；山體為雲氣籠罩，透明度高卻又沉穩屹立，空間確定，剎時融入清涼水氣的悠杳幻境。

【陳德旺的繪畫哲學】

哲學，即個人的看法。畫家以形、色表達他的看法，畫成的畫，成了這位畫家的繪畫哲學。

讀者可在紙上畫個梯形，當成一座山，塗上顏色，刷上天空，你這座山，表達了你的什麼看法？什麼感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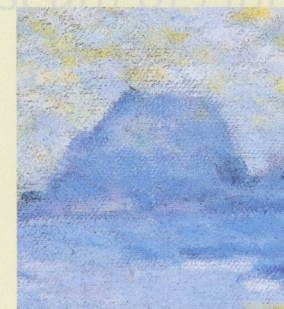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四座梯形小山，形態相近，看法卻各有不同（說明請閱正文），呈現不同階段的人生取向，形塑出他的繪畫哲學。



陳德旺 野柳海邊（二，局部）
1974



陳德旺 野柳海邊（三，局部）
1982-1984



陳德旺 野柳海邊（四，局部）
1982-1984



陳德旺 野柳海邊（五，局部）
1982-1984

〈玫瑰與靜物〉，一花一世界

早在1937年第三回「台陽展」，陳德旺即以〈玫瑰〉參展；1973年，陳德旺重拾此主題，一張接一張，進行探討與變奏，一直畫到人生舞台落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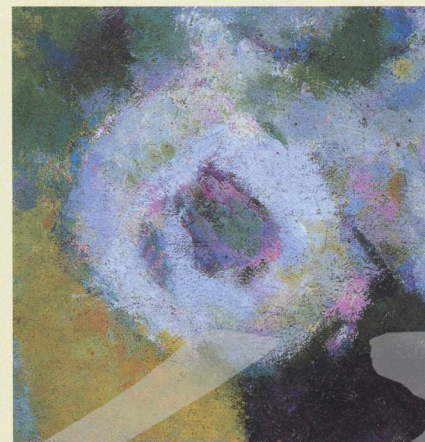
玫瑰何其嬌豔，從姿態、質感、色彩去把捉其神韻，所謂「形神兼備」，畫家只能表達他對玫瑰的單向經驗。深思明辨之士不禁要問：畫玫瑰，只能描繪玫瑰的特質嗎？不能藉由玫瑰，表現更為深刻的個人體驗嗎？

法國畫家方丹－拉突爾（Henri Fantin-Latour）的〈玫瑰與百合〉，主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一）
1973 油彩、畫布
32×41cm 私人收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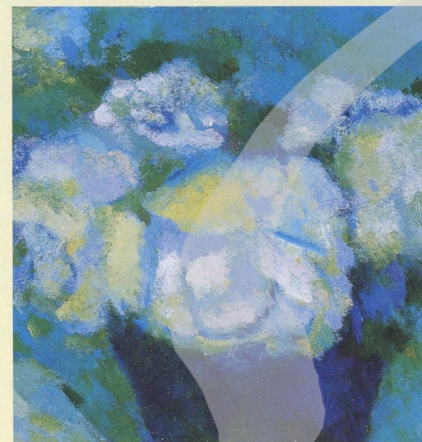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一，局部） 1973
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二，局部） 1978



粉紅玫瑰（王偉光攝）
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三，局部） 1980-1984
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四，局部） 1980-1984

方丹－拉突爾
玫瑰與百合（局部）
1888
油彩、畫布
美國費城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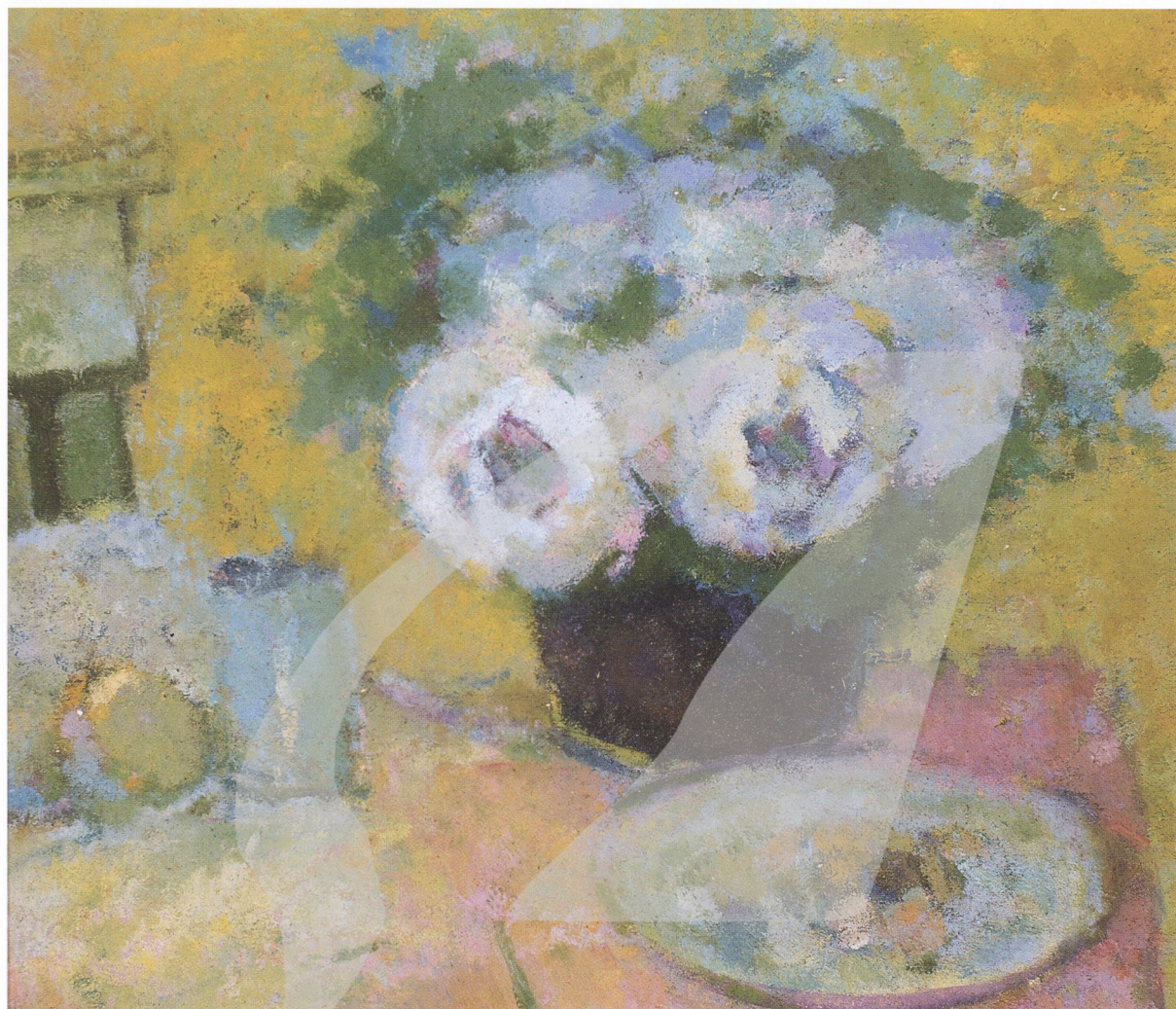
【視覺性的玫瑰、造型性的玫瑰與心靈的玫瑰】

一本塞尚的畫冊中，第一章大標題為「全新的看法」（A New Way of Seeing），塞尚一個人的看法，可以影響西洋現代美術史。

談論美術，我們經常強調「原創性」或「創意」，那已是強弩之末的事情。創作的源頭在於你怎麼看、怎麼想、怎麼表達（需要技術），怎麼去理解重要的事情，陳德旺說：「世間一切藝術的原理是共通的，要深入理解這些原理。這些東西，不是光憑眼睛就能看得到，更大的突破，奠基在這些理解上。」

瀏覽這幾張圖片，從花園中盛開的玫瑰，到方丹－拉突爾「視覺性的玫瑰」，到陳德旺「造型性的玫瑰」（〈玫瑰與靜物（一至三）〉（局部）與「造型性的、心靈的玫瑰」（〈玫瑰與靜物（四）〉（局部），讓人驚覺：一花一世界，繪畫世界何其遼闊！


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（二）
1978 油彩、畫布
38×45cm 曾正和收藏

角為「香花」，畫出各色美艷迷人的玫瑰。

陳德旺的〈玫瑰與靜物（一）〉，主角為「造型的探討」，遊走於古典派的嚴密結構與印象派的陽光、空氣之間，黃綠壁面呼喚原野氣息。玫瑰花瓣一片片描繪，同時考慮空氣在花瓣的進出狀態，四朵玫瑰各自獨立，各有表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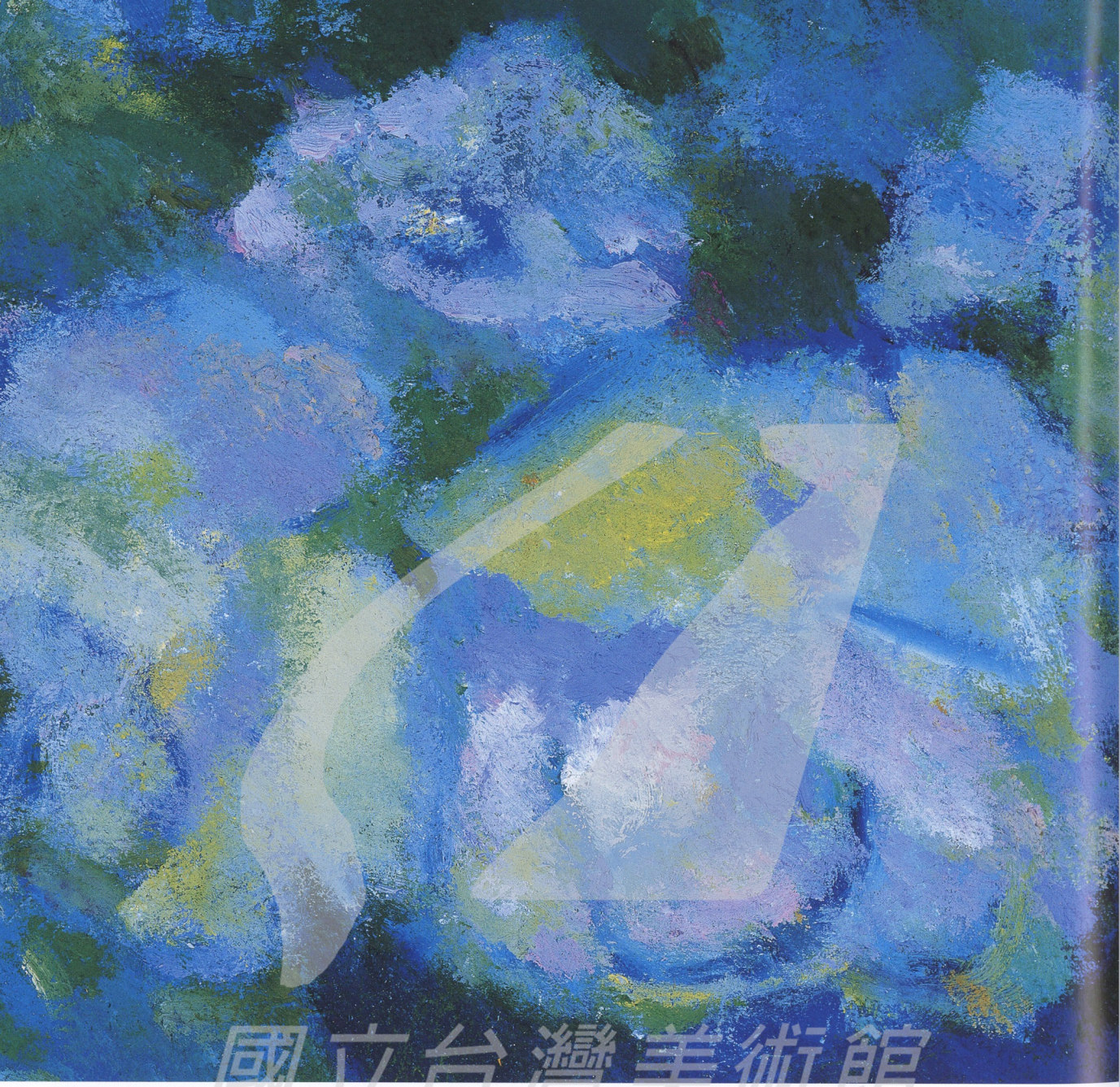
〈玫瑰與靜物（二）〉花瓣漸漸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三圈不明顯的同心圓，便於將前方三朵玫瑰連結在一起處理，分出強弱節奏，視覺比較輕鬆，整體性更佳（「整體性」有別於「局部性」；「局部性」偏重局部表現，如此一來，整體性就不好）。



陳德旺
玫瑰與靜物（三）
1980-1984
油彩、畫布
32×41cm
私人收藏



陳德旺
玫瑰與靜物（四）
1980-1984
油彩、畫布
31.5×41cm
陳秀從收藏



陳德旺

玫瑰與靜物(三,局部)
1980-1984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〈玫瑰與靜物(三)〉的作畫方式，脫離描繪性，目的不為了描繪玫瑰，重點在於「繪畫性」，是純造型的思考，先畫出一個形，做簡單分割，再以漸層色彩暗示花瓣，逐漸呈現玫瑰的特質。

〈玫瑰與靜物(四)〉遠離古典派明暗階調表現法，純粹以色彩、平面性、象徵性手法處理，玫瑰像個中心凹陷的圓瓷盤，與畫布平面相平行，一片平坦中，隱約感知層層重疊的花瓣。畫面中的物體如果立體性偏強，會凸出畫面，刺激眼睛，脫離了畫布平面的有機聯絡。〈玫瑰
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(五)
1983-1984 油彩、畫布
46×53cm 私人收藏

與靜物(四)〉深入純造型世界探索，境象奇特，意韻清純，如澄潭映月，不雜纖塵，是藝術與心靈的絕美之作。

緊接著，陳德旺還以電話入畫，一轉眼間，電話又變成五官模糊的斜躺裸女，桌面幾已消失，物象浸泡在一片光中。《陳德旺論畫手札》中記載：「神的光，與太陽共生，與太陽共死，藝術即是創作」。作畫時，逐漸由凡眼進入靈眼，由物質世界的推敲，漸次涉入魂的冒險。他又記述：「我們對一件事情到底了解多少？一朵花，一幅畫，生，死。普通人，少知識，無知；專家，知亦有限。有不可知，神祕的現象，神祕的力量」。

根 / 傳統

這一天，陳德旺拿起畫筆，點在畫布上，你看，他的太陽升起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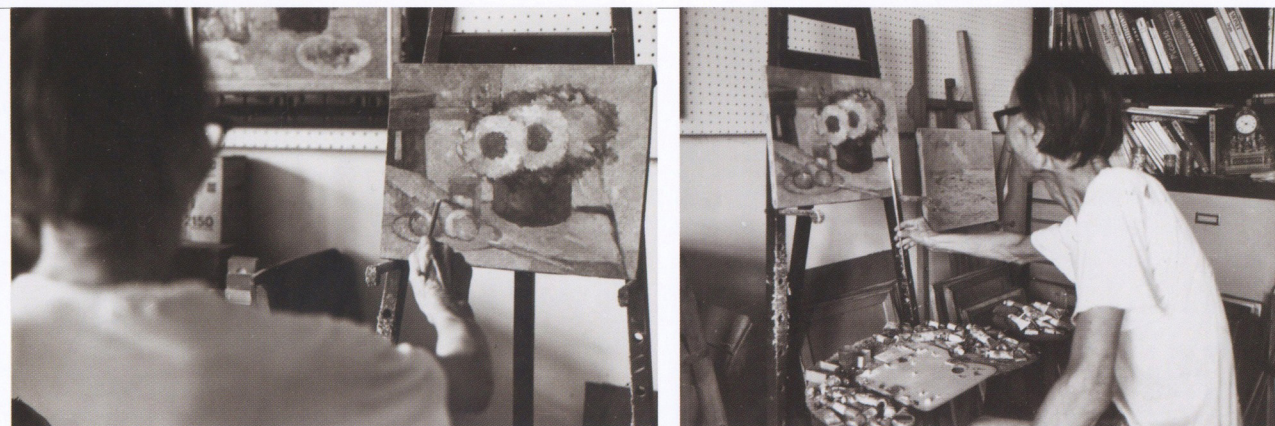


陳德旺 玫瑰與靜物(六)
1984 油彩、畫布
45.5×53cm 私人收藏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小鳥齊聲歡唱，唱掉憂傷，唱掉不平，陳德旺正在畫他的玫瑰呢！還不忘叮嚀年輕學子：「大家看現代繪畫，花開的這麼茂盛，讚嘆不已。我不是欣賞家，我要開出一朵花；更重要的是要去找根，根埋得深，花才開的好。」

陳德旺的繪畫造詣根基深厚，觀察入微，因而他作畫時，能由凡眼進入靈眼，從物質世界邁入內心世界未可知的神祕境界，心靈自在。灑脫溫潤的筆觸，勾畫出雄渾精微的作品。他的藝術家氣質，更留下獨特的典範。



〔上列圖〕陳德旺正在畫他的玫瑰（周文萱攝）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參考資料

- 書目** · 王偉光，《台灣美術全集：第15卷／陳德旺》，台北市：藝術家出版社，1995.3 · 王偉光記錄、整理《陳德旺畫談》，台北市：藝術家出版社，1995.7
· 王偉光，《農夫般的畫人·栗海》，台北市：藝術家出版社，2008.7 · 《幸在日未斜：藍運登先生畫作紀念集》，發行人：藍劉玉嬌，1998.12
- 未刊稿** · 《陳德旺論畫手札》
- 訪談** · 張萬傳訪問記（1995.5.29） · 廖德政訪問記（1995.5.16 / 2009.1.12）
- 網路** · 「日治時期台灣美術」撰稿者：李欽賢（出自〈台展——台灣大百科全書〉）<http://taiwanpedia.culture.tw/web/content?ID=14172>
· 「西洋美術與東洋畫之引進」：<http://www1.ntmofa.gov.tw/artnew/html/2-2/103.htm>
- 感謝·陳德旺家屬對本書的支持。· 張萬傳、廖德政老師的訪談憶往。· 廖維莉小姐的翔實日譯。